

米兰·昆德拉

性喜剧小说集

# 可笑的爱情

伍晓明 杨德华 尚晓媛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可笑的爱情

米兰·昆德拉性喜剧小说集

[捷]米兰·昆德拉 著

伍晓明 杨德华 尚晓媛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晓)新登字 04 号

[捷] 米兰·昆德拉 著

可笑的爱情

伍晓明 杨德华 尚晓媛 译

责任编辑:袁珂

装帧设计:惠崇熙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河北省新华书店

印刷: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5 万

版次: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20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918-4/I·826

定价:4.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译 序

也许米兰·昆德拉这位捷克流亡作家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还相当陌生。尽管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已先后翻译出版，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热”，但这种影响毕竟有限，没有完全超出文学圈子。

昆德拉的生活经历十分坎坷。他于1929年生于捷克，当过工人和爵士乐手，还曾经是布拉格电影研究学院的教授。他的不少学生成为捷克新浪潮电影的创作者。1968年苏军占领捷克后，他失去了电影学院教授的职位，作品也遭禁。1975年他移居法国，现作为法国公民住在巴黎，用捷文和法文进行创作。他的作品除了这部短篇小说集之外，还有长篇小说《玩笑》、《笑忘录》、《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这些作品多次在国际上获奖。

在阅读昆德拉的作品时，人们大概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另一位生于捷克的伟大作家卡夫卡。是的，在对于人类生活中的荒诞状态，并用自己的笔表现这种荒诞性方面，两人倒是颇有几分相似。但是他们毕竟又有不同：卡夫卡是以极度痛苦的心情感受荒诞的，而昆德拉则多少能够摆脱荒诞给人带来的痛苦，甚至能够不无幽默感地描写他在生活中发现的荒诞。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我们绝对找不到那种卡夫卡式的阴郁沉重的

氛围，而更多的是轻松、诙谐，甚至可笑的意味。这本集子中的《爱德华与上帝》在这方面十分典型：为了博取爱丽丝的欢心，爱德华不得不假装和她一起相信上帝，而爱丽丝的相信上帝却是因为她要保持一种反对者的姿态。爱德华因假装的信上帝受到女主任的批判，但在这种批判下面又掩盖着一个半老徐娘对一个年轻人（爱德华）的情欲。为了蒙混过关，爱德华不得不满足女主任的情欲（请注意他是如何克服那种暂时的、因恐惧和厌恶而引起的性无能的）。而他的受批判却使他在爱丽丝的眼中成了为宗教信仰而受难的英雄。为了向“英雄”表示敬意，爱丽丝放弃了她一直坚持的《圣经》训诫——不得奸淫（不得与人发生婚外性关系），主动向爱德华献上了他费尽心机而不得的肉体。确实，读者大概和男主人公产生了同样的荒诞感：爱丽丝的信仰究竟可靠不可靠，进而使人怀疑她的上帝是否可靠。

幽默往往成为昆德拉表现荒诞的一种形式，而富于幽默味道的反讽则是他解剖人生的有力武器。《十年之后的哈弗尔大夫》中的哈弗尔因为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妻子极爱嫉妒而躲避到疗养院，可在一系列的调情失败之后他才想到妻子，急不可耐地用电话把她约来。这并不出于他对妻子真心实意的爱，而只是想对周围的人们炫耀：别看我其貌不扬，开始衰老，我还有个漂亮妻子呢！的确，哈弗尔已经不能倚靠自身来赢得女人青睐了，而要仰仗外在的力量——妻子的漂亮和知名度——来提高自己的价值。颇有趣味的是哈弗尔这样做的结果正好达到了他的目的：既赢得了尊重，也获得了爱慕。那个先前对他态度生硬的浴池金发女郎不是在他再次有意迟到时也笑容可掬，服务周到吗？而那个像匹马似的高个女人不是也一

改冷淡高傲的神情，和他热情打招呼，和他一起挽臂散步了吗？在这些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我们足可以体味到幽默与讽刺的力量，体味到人被扭曲之后的那种荒诞感。

昆德拉是一个思想深刻并具有较高哲学素养的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和思想内涵。如《死人让位》就表现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双关语义，表面上是指女主人公丈夫的墓穴被新的死人占据，深一层又是指女主人公的思想被儿子所占据，他总是用父亲（死人）压母亲（活人）。女主人公要想在生活中跨出新的一步，就必须不断克服来自死去的丈夫的梦魇，不断克服害怕儿子指责的心理障碍。（这篇作品的题目可直译为“让先死的人为后死的人腾地方”，于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作者的深刻寓意。）由于历史原因和集权政治的影响，人们往往不容易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事物，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别人的思想和看法可以变成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所谓“群众意见”或“社会舆论”常常成为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支点。而这往往又是不自觉的过程，甚至个人都难以意识到。《十年之后的哈弗尔大夫》中的杂志编辑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对自己缺乏信心，把别人对自己女朋友的评价作为对自己评价的尺度。因此，当别人对他所钟情的女朋友小有微词时，他就把那个挺不错的姑娘甩了，而去与半老徐娘式的女医生调情。这些情节会使留心的读者产生一系列联想。

无论多么高妙的哲学，无论多么深刻的思想，都不能存在于小说艺术之外，而是要通过小说艺术本身独特地表现出来。昆德拉的这些短篇戏剧性都很强，常常能做到奇峰突起，出人意料，因而阅读起来饶有趣味。《搭车游戏》中的那对青年男女

在假期中的第一天就演出了一场好戏：两人分别扮演互不相识的司机和搭车女郎的角色，从开始的搭话调情，到后来的交欢作乐，两人都找不到真正的自己，结果假戏真做，闹了一场天大的误会。这个故事的人物很简单，情节也不复杂，但是一开始就给人造成一种悬念，究竟那个姑娘搭车女郎的角色是否能演到底？随着情节的展开，我们发现她总是处在两难矛盾之中：既想把戏演下去，又时时感到不适应，因为这个角色毕竟和她的本来性格反差太大；既想尽早将戏结束，又把这个荡妇角色演得维纱维肖，从而加重小伙子的疑心，把这场戏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

既是戏剧，就很难离开冲突。尽管昆德拉的小说不属于那种大起大落，极为激烈的戏剧冲突，却也是注意在人物行为冲突或心理碰撞中来发展情节。前面提到的那篇《死人让位》，作者让一对旧情人十五年后相遇，这本身就极具戏剧性，而他们又处于不同的心态：寡妇要和儿子进行一种不懈的心理抗争；嫖夫总是不断地重温旧梦。按理说他们不大可能再有一种性关系，因为寡妇心理负担太重，而嫖夫毕竟比她年轻许多，对衰老有一种很自然的反感。故事恰恰在这种不可能的夹缝中向着可能的方向发展，并把这个过程写得有声有色，丝丝入扣，毫不让人感到勉强和生硬。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故事生动，情节引人，富有情趣，作品中那种哲理性的阐发和议论才不至枯燥，反而在掩卷之后使我们的头脑中仍然萦绕着作者所说的一切。对比我们国家小说创作现状，那种故作深沉、不讲究结构、情节混乱、让读者莫测高深的作品，或者是那种缺乏内涵、庸俗地重复一些老掉牙的故事、浪费读者感情和时间的作品，恐怕它们的作者都能从昆德拉的短篇小说中学到一

些东西，抛弃一些东西吧！

关于小说的叙事理论，现在已开始引起文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兴趣。这本集子中的《专题讨论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极好范本。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叙事的叙事，小说的小说。故事中的五位人物亲身经历了一场差点演成悲剧的闹剧；其中的一位人物——阿尔日贝塔——几乎因煤气中毒身亡。这一意外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其余的四人每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解释。或者说，每人都有特定的“视点”。透过这些不同的视点，事件被描述和解释成不同的样子。这种写作方式似乎在提醒读者：你们无法读（看）到一个原原本本的事件。读者所能看到的只是通过某一个特定视点或某几个特定视点呈现出来的事件，而特定的视点是与特定的立场和利益连在一起的。在这篇小说中，昆德拉的巧妙之处是让不同的视点同时并存，从而为读者提供比较的机会，作者或叙述者并不站出来裁判。读完这篇小说之后，我们会感到，事实是与视点和解释连在一起的，不存在没有解释的事实！我们过去往往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相信小说中所描写事件最终只有一个解释，即作者本人或作者在作品中的化身所作的解释。我们已经习惯这样读小说，也要求作者这样写小说，但是昆德拉用他的小说告诉我们，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面对昆德拉的这本集子，我们简直无法回避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性”在文学中的独特意义是什么？毫无疑问，文化心态上的封闭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神秘和复杂。我们认为，尽管这些作品几乎无不与性沾边，甚至比较细腻地表现了人物的性心理，但它们不是展览式的，不是为写性而写性，而是通过性来透视整个文化背景，探讨反映人的生存状态。像《爱德



华与上帝》中那种做爱场面的描写，不仅更加全面地丰富了人物性格，而且还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提供了文学例证。又如《专题讨论会》中那段阿尔日贝塔模仿跳脱衣舞的描写，恐怕不仅仅具有反映性压抑心态的作用，还说明着一种人生困窘，即人们要求别人看到自己的价值而不可得。可以说，这种有关性的描写大大超越了性本身的意味，从而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另外，昆德拉还擅于发掘性的喜剧因素，而这点恰恰和中国现在所谓的“性文学”大相径庭。“性文学”除了那种少数极尽渲染之能事的庸俗之作外，基本上还是从反封建的立足点出发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意识尚处于启蒙阶段，“性文学”的现状是与此相适应的，而西方人的性意识早已超越了这个阶段，所以昆德拉的“性喜剧”和中国的“性文学”绝然不同实属正常。可不管怎么说，这种“性喜剧”还是为我国的“性文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以上既是我们对昆德拉小说的几点看法，也是我们翻译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尽管我们努力希望能将昆德拉作品的神韵传达给读者，但由于水平有限，恐怕力所不逮。如果这本书能够进一步扩大昆德拉作品的影响并使广大读者得到愉快的满足，我们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译者

一九八八年九月初稿

一九九二年一月改定于北京

## 目 录

译序 .....	1
搭车游戏 .....	1
死人让位 .....	20
啼笑皆非 .....	40
永恒欲望的金苹果 .....	75
专题讨论会 .....	96
十年之后的哈弗尔大夫 .....	133
爱德华和上帝 .....	165

## 搭车游戏

### 1

油缸的指示针突然降至零点，开跑车的小伙子埋怨这车耗汽油的胃口太大。

“得注意别再把油用光了。”

坐在旁边的姑娘(大约二十二岁)提醒道，并提起他们以前好几次类似的情况。

小伙子说他不在乎，因为只要和她一块出去，他总有冒险的乐趣。

姑娘不以为然。她说无论什么时候在高速公路上耗尽汽油，去冒险的只有她自己。小伙子躲在一边，而她不得不凭借姿色搭车去最近的加油站，然后提一桶汽油再搭车回来。

小伙子追问姑娘那些司机是否不愿载她一段，因为她说话的口气好像此事挺难。

她回答(带着不大老练的调情味)有时他们挺亲昵的，但是还不等事情有眉目她就不得不提着汽油桶离开。

“猪猡。”小伙子说。

姑娘反驳说她不是猪猡，而他才真正是哩。

天晓得他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时有多少女孩子搭他的车！跑车疾驰，小伙子把胳膊搭在姑娘的肩膀上，并轻轻亲吻她的前额。

小伙子知道她爱他，所以才醋意大发。吃醋固然不是什么美事，可只要不过分（只要节制一些），除去烦扰之外它还有令人高兴的地方。起码小伙子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只有二十八岁，却自认为是情场老手，颇能通晓女人的一切。坐在他身边的这个姑娘身上的那种纯洁是迄今他所遇到的那些女人所缺乏的。

油缸要没油了。正在这时小伙子看见一块路标，指示着前面四分之一哩有个加油站。

姑娘如释重负，车子总算是左拐开到油泵前。小伙子在离油泵不远处停下车，前面那辆巨型运油卡车正在给油泵输油。

“我们得等等了。”小伙子对姑娘说着，钻出了车门。

“还得等多久呀？”他冲那个穿着工装裤的人喊。

“一会儿就好了。”那个管加油的回答。

“这话我早听腻了。”他说想坐回到车里去，可看见姑娘已经从另一边下了车。

“我趁这段时间去走走。”她说。

“去哪儿？”小伙子故意这样问，等着看姑娘的窘态。

他们相识已近一年，而她在他面前还总是腼腆。他喜欢她这副羞答答的样子，是由于她有别于他以前遇到的那些女人，另外也是由于他意识到人生短促，女朋友的腼腆羞涩是老天给他的厚赐。

## 2

姑娘真是不喜欢坐长途车（小伙子愿意连开几个小时不休息），她只得央求他开到附近的一片树林歇歇脚。每当小伙子明知故问为什么他应该停车时，她都有些生气。她知道她的

羞涩很可笑，像个古板的老姑娘。上班时好多次她发现同事们为此而笑话她，常常故意捉弄她。可越怕害羞就越容易害羞。她常常渴望能像周围大多数女人那样大方和轻松。她甚至还进修了一门建立自信的专门课程；她不断地说服自己每个人类生命的诞生都是无数躯体中的一个，就像在大饭店无数房间中分配给你一个房间一样。总之每个人都是一偶然的存在，他只是一种现成的被借用的物件。话是这样说，可她就是不能真正去体验它。对她来说理念和肉体总是两层皮。她过分陷于肉体这层皮中；这就是她为什么常常感到忧虑的原因。

她也在自己和那个小伙子的关系中体验到同样的忧虑。她和他认识了一年，非常快乐，也许就是因为他绝不把她灵肉分离，她才能托付终生。这段日子确实相处得挺美满，但是姑娘也觉察到背后的隐忧。例如，她常常想到其他女人（那些人不可怕）更具魅力，风情万种，而小伙子公开承认他认识这类女人，没准哪天他会为了其中的一个弃她而去。（事实上，年轻人一再宣称他已经对那些女人讨厌透了，但她清楚他还远没有他自认为的那么成熟。）她想完全拥有他，而自己也完全委身于他，但她总觉得，她越是要把一切奉献给他，就越是剥夺他一些东西，特别是逢场作戏或浅尝即止的爱情滋味。这使她烦恼，她不能把严肃认真和轻松愉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而现在，这些烦恼都被丢置脑后。她十分开心。这毕竟是他们度假的第一天（为了这两周的假，她望眼欲穿地盼了整整一年）。天空碧蓝（整年来她都担心到这时候天气不好），而他正陪在她的身边。

他问：“去哪儿？”

她脸色羞红，闷声不响下了车。她在加油站附近散步，那

个加油站靠近高速公路，孤零零的，周围是田地。大约一百码开外是一片树林（在他们要经过的正前方）。她走进树林，藏身于小灌木丛中，心情舒畅极了。（在她独处时能够从她的白马王子那儿得到最大的快乐。如果白马王子真的出现的话，一切便烟消云散了。只有单人独马的时刻，她才能抓住这甜梦。）

她走出树林来到公路上，又能看到加油站。那辆运油大卡车已经输完油了，小跑车移到红色油泵前。姑娘沿着公路往前走，不时回头看小跑车是否跟了上来。她终于看见它了，便停下来挥手，好像是搭车的人在截陌生人的车子。小跑车缓慢减速，停在姑娘的旁边。小伙子摇下玻璃，微笑着问道：

“您要去哪儿，小姐？”

“巴士特里沙，你顺路吗？”姑娘问，向他笑盈盈抛了个媚眼儿。

“当然顺路，请上车吧！”小伙子说着打开了车门。

姑娘上了车，小跑车一溜烟地走了。

### 3

只要他的女朋友一乐，小伙子就总是兴高采烈。这种情景不多；她工作不称心、环境不如意，加班加点，得不到充分休息，家里还有生病的母亲。她总是感到精疲力竭。心情不佳再加上缺乏自信，就很容易焦虑不安。为此他带着一种后父似的小心翼翼欢迎她所有快乐的表示。他满面笑容地说：

“今天我真幸运。开了五年车，我还从未载过这么迷人的姑娘搭车。”

姑娘听后飘飘然，她得寸进尺顺口搭腔说：

“你真是吹牛不上税。”

“我像牛皮大王吗？”

“看样子你喜欢对女人撒谎。”刚说完，她就觉得勾起了自己的旧心事，因为她真的认为他喜欢对女人撒谎。

姑娘的确常常令他很厌烦，不过，这次例外，毕竟她的话不是针对他，而是说另外那个开车的家伙。他漫不经心地问：“这使你坐立不安了吗？”

“如果我真的和你一起去，我当然会坐立不安。”姑娘故意这样说，想让他明白，她是话中有话的；但弦外之音她是说给另外那个让她搭车的家伙听的，“可我不认识你，那就无所谓。”

“陌生人当然无所谓，如果真是自己的男朋友，那女人就会难以忍受了。”（现在该轮到小伙子弦外有音，以牙还牙了。）“这样看来，我们萍水相逢，才能相安无事。”

姑娘故意装作没听懂他的话，只当自己仍然在和陌生的司机说话：

“那又怎么样？反正我们一会儿就分手了。”

“为什么？”小伙子追问。

“不为什么，我将在巴士特里沙下车。”

“如果我一块儿下车呢？”

说这番话时，她察颜观色，发现他看上去实在很像自己醋意大发时的那副德行。她警觉到，他向自己献媚，同时又是和那个搭车女郎调情，两个角色都人木三分。于是她用挑衅的口吻问：

“我倒挺想知道，你打算对我干什么？”

“对这么漂亮的姑娘，我不愿意多浪费脑汁。”

小伙子大献殷勤，这回倒是对自己的女朋友说话，不是那

个想象中的搭车女郎。

但是这奉承话儿反而让姑娘觉得抓住了他的把柄，好像她略施小计，就戳穿了他的牛皮。她愠怒地反唇相讥：

“你不觉得把自己估价过高了吗？”

小伙子打量着姑娘，发现她的脸已经变颜变色，一副怒容。小伙子不喜欢她这样，宁愿她回复到原来天真无邪的样子。他挪到她身边，用胳膊搭着她的肩膀，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轻声细语地哄她。他现在不想再玩这种把戏了。

可姑娘却脱开他的手，说：

“你也变得太快了！”

碰了这个钉子，小伙子说：“小姐，真对不起！”然后默默地望着他前方的高速公路。

#### 4

姑娘的醋意，不管怎么说，来得快去得也快。她很理智地清醒过来，毕竟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甚至对自己埋怨他的举动感到可笑。如果他发现了她这样做的真实原因，那可是着实不妙。幸亏女人什么事都容易找借口。她自我安慰，她埋怨他并不是真的生气，只不过在演戏罢了。假期刚开始，今天才第一天，何必弄得不欢而散。

这么一想，她又扮起搭车女郎的角色，这个女郎刚刚埋怨这个胆量过人的司机并不是真心拒绝，只是不想让他这么快就得手，这样玩更刺激。她侧过身哄小伙子说：

“先生，刚才我并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我不会再碰你了。”小伙子说。

他对姑娘不听话，没有扮演他期望的角色很恼火。现在姑



娘回心转意扮回原来的角色，他顺理成章地迁怒到这个不认识的搭车女人身上。同时他在揣摩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他不应该再扮演护花使者的角色，改扮成他天性里就有的辣手摧花的角色：顽固、刻薄，狂妄自大。

这其实就是小伙子对付女朋友的本性。实际上，在他遇到她之前，他就是挺粗鲁而不是很和气地对待女人。但是他绝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莽汉，因为他既没有过人之勇也不至冷酷无情。不管怎么说，即使他和这样的人毫无相似之处，这辈子也希望扮演一次这样的角色。尽管这是个相当幼稚的愿望，可现实却是如此。即使年高智长的人也常有幼稚的念头。这种幼稚的念头很快就可以在他扮演的角色里得到验证。

小伙子这种可笑的念头完全适用于这个姑娘。因为她是个典型善妒的女人。在这种时候，如果她把身边这个情种看成是清白常人，她就不会吃醋了。姑娘可以忘记她自己，不再扮演这类角色。

她的角色？什么样的角色是她的角色？这类角色已经超越了文学范畴。搭便车嘛，就是让那些本来不想让你上车的人停车。她玩这类把戏驾轻就熟，对自己的女性魅力运用自如。连她自己都吃惊，扮演起这种傻呵呵、浪漫的角色，这么容易入戏。

## 5

小伙子发觉在他的生活中很难有轻松的日子。他这一辈子在人生路上都是规规矩矩的。他每天的工作何止八个小时，无尽无休的会议，自修功课，男女社交应酬，等等。他的私生活所剩时间无几。这种私生活绝对无法保密，有时甚至会成为别